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變閨房以柔順靜專爲德其遇哀而悲臨事而感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斡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參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韋

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  
合謀超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  
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  
毋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  
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壹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後  
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  
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  
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  
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  
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

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  
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  
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  
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  
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  
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舉事必有  
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  
妻曹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  
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  
者以汴人爲變告其妻劉氏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

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許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

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爲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柰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爲計即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諭降羣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它人比也



无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又云知无  
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所謂无用之爲用也亦  
明矣此義本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  
用一章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  
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爲用繫  
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爲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  
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爲之用戰陳角勝所先  
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爲之用則有用无用若之何而可

分別哉故爲國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旒草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  
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  
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槌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  
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  
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  
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  
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岵之



無情卒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失節  
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  
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  
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氣之  
旣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景妻有喪景  
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吾憂  
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  
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政焉  
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故  
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

實敗名重耳竟慙於曰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奏  
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  
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緼乙爲  
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  
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此之  
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  
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  
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  
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案登科  
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

名在二十九既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  
膺管樂科於九人中爲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  
於二十人中爲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  
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  
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  
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  
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  
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

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攸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丘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洑水之潘

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  
爲九淵案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沈泉  
穴出灘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汧肥者出  
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公所作蓋是訓  
釋三百篇詩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  
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  
九璇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賈誼弔屈賦襲九淵之神  
龍顏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

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一事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



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案列子書第二篇內首  
載禦寇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  
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作文時偶忘  
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竒談若闕  
弈意脩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  
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  
內篇衆家竝同予參以此說坡公所謂昧者其然乎闕  
弈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  
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  
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  
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  
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  
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  
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  
暢之不能了而絜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

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  
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  
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為天生偶  
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  
聊疏于此以廣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  
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  
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方萬壽十千年  
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無